

读抄二题

唐吟方

有时写字消遣

台静农晚年以写字闻名。据他自述：“偶写字（本曾学画，旧喜画梅，亦不多作），只是自娱，不参加任何集会展览，以是不免开罪于人，亦有人讨去招摇卖钱，无聊之至。”（1973年9月7日致李霖野）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一辈子教书做学问“今幸尚能以书消遣”（1988年10月中致濮之珍），“没有想到此一手艺亦有实惠也”（1988年4月初致李霖野）。

与亲友通信，经常提到写字，说得最多的恐怕是“有时写字消遣”。但也苦于应酬太多，然而“亦间有润笔，可资老年零用，殊可笑也”（1988年10月中致濮之珍）。同年写给舒芜的书简也提到“惟勉强尚可写字自娱，偶有润笔，得补生计”。

也不时以自己的字馈赠亲友，如1988年10月20日致外甥赵德群、王永成“偶尔写字消遣，兹寄来一小幅，留作纪念”，1988年致外甥樊乃群“寄来两幅我写的字，你姊妹俩一人各一幅”，1988年12月20日致四妹台传馨“报上说写倪元璐书法的就是我，迟迟我寄两幅字来”。既是自娱娱人，也兼作见字如面的纪念。1981年台湾历史博物馆邀请他办展览，俨然以书家相视。1985年出版的《静农书艺集》，社会各界的反应出奇地好。台静农书法老年成名，实在与年轻时喜欢又肯持续工夫有关，间或参悟名帖，与知好切磋，长时间心追手摹，暮年才得以一手“台氏”倪元璐体为世人所重。

台静农年轻时学过王铎，沈尹默看了后“以为王书‘烂熟优雅’”，恰好此时在胡小石那里看到倪元璐的书法影本，因心折而改弦易辙，专攻倪元璐。1946年1月5日他写给陈垣的书简，提到“年来颇得鸿宝影本，喜其高古，借医俗笔，亦藉红盒所云‘宁拙勿巧，宁丑勿媚’之意”。学书的过程中，注意吸收历代同他取法类似书家的经验。

师友们知道他的这个爱好，代为留意，助成其志。陈垣曾托柴德康转赠过一件沈寐叟书札。此套台静农有题跋：“日本降后始与援师侯起居。师见余字习倪鸿宝体，因以所藏沈寐叟一笺寄赠，寐叟亦习倪书者。”

罗家伦1961年送过台静农一件倪鸿宝墨迹摹本。罗在附信中说：“十年前余得此帖，既慕倪鸿宝之风骨，复喜其书法之挺健。嗣察间有勾勒痕，遂认为贋。静农学长则以为纵贋，亦系从真迹而来，仍具参考价值，况其壁上已有双钩本，不可无伴。”此不仅是罗台友谊的见证，还可看出台对贋本价值的认知，就形式和写法来说，有其风格上的意义——此见与欧美艺术史家的理念相邻，颇为超前；此件

亦见师友们的赞助成全之功。信中言及的“况其壁上已有双钩本”，指张大千早先送台静农一个双钩倪元璐的本子（事见《静农书艺集》序文）。

台静农说晚年对写字的兴趣非常大，但“我不天天写，一时乘兴，便可写出数幅”；“书艺原为遣闷，意外得名，越写越觉得难，精力现已不给。”（1989年年底致李霖野）

台静农写字所用笔，他在1947年7月11日与柴德康的通信中提到：“弟平日喜硬毫，而岛上所有者皆福建、江西之羊毫，柔劣不可言，兄能赠我一两管，交建功带去否？”信中明确表示不惯福建、江西产的羊毫，喜欢硬毫。他的弟子林文月说：“对于日本人所制的毛笔，台先生倒是十分喜爱，每次我有机会赴日本旅行或开会时，总不忘去东京的笔墨老铺温恭堂选购一些笔和墨，他多年来习用‘墨之华’，笔则偏好‘一扫千军’‘乡写大家’‘长锋快剑’以书小字。”（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林说的当是台静农晚年用笔的情形。

多年前北京匡时拍卖公司从台先生的后人那里罗致了一批台的墨迹与梅花图，数量可观，曾借北京杏坛美术馆对外展出。我闻讯赶去现场观摩。展出作品中有些墨迹内容相重，推测台静农曾写过数遍，觉得不满意，或者还有其他种种原因没有送出去而留在家中。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拍照留下影像资料，否则如果能收集到流传在外的正本，并放在一起加以观察比较，可以发现台静农书法取舍的标准。台静农是鲁迅交游圈里的重要人物，早年注重苏俄小说的译介，他写的乡土小说颇得鲁迅的好评，还助鲁迅收集汉画及刻石，同时也用心于书法，诸多方面与鲁迅很投缘。在这个展览上，我发现台先生有些字的笔道显得粗豪，剔除年高“手腕有些颤抖”（启功语）、写字时习惯动作，联想到他与友人通信里说的“喜硬毫”，大致可确定这些粗豪的笔道，与用秃了的硬毫有关系。

“上海关系户 送了一百二十册”

老出版家范用，毕生从事编辑工作，打过交道的作家学者无数，据说他保存的名人书简在二千通之上。晚年从自己珍藏的书简中挑出一部分，编了一本书信集，并亲自执笔注释每封信的背景，这本书在他去世五年后才出版，书名《存牍辑览》。

作家、学人与出版家之间通信，内容无外乎谈写作计划、稿子与出版情况。由于直接来自作者，是第一手材料，虽然只是作者与出版家的私人通信，实际上部分内容就是与当代出版史

重合的。

《存牍辑览》收录的书简，有一个话题是作家们经常提到的，就是作家出书后的“买书”与“稿酬”。现辑录这方面内容，以见当时名人对此的不同态度。

巴金的《随想录》交三联出版，书未出版，看完校样，巴金给范用的信里，就表示“我不要稿费，照规矩办事，送我若干册样书就行了”。据说改革开放后，有个别老作家认为自己已经拿了国家给的工资，就拒绝出版社或刊物给的稿费。巴金的做法很典型。

施蛰存跟范用通信中，有一封说到《唐诗百话》是他近年著作中发行量最大的一本。里面提到自己买书的情况：“我自己买了一百二十册，上海关系户送了一百二十册，北京只寄了十册，现在手头已无存书，想等再版本送到后再给您和秀玉同志寄去。”施蛰存的这段文字，透露了作者买书的数量，可见他送书的面相当宽广。不过送书的对象大多在上海，在北京就连范用这样的资深出版家也没有得到赠书。附带说明一下，当时《唐诗百话》的印数达到十多万册，这个数字放到今天很难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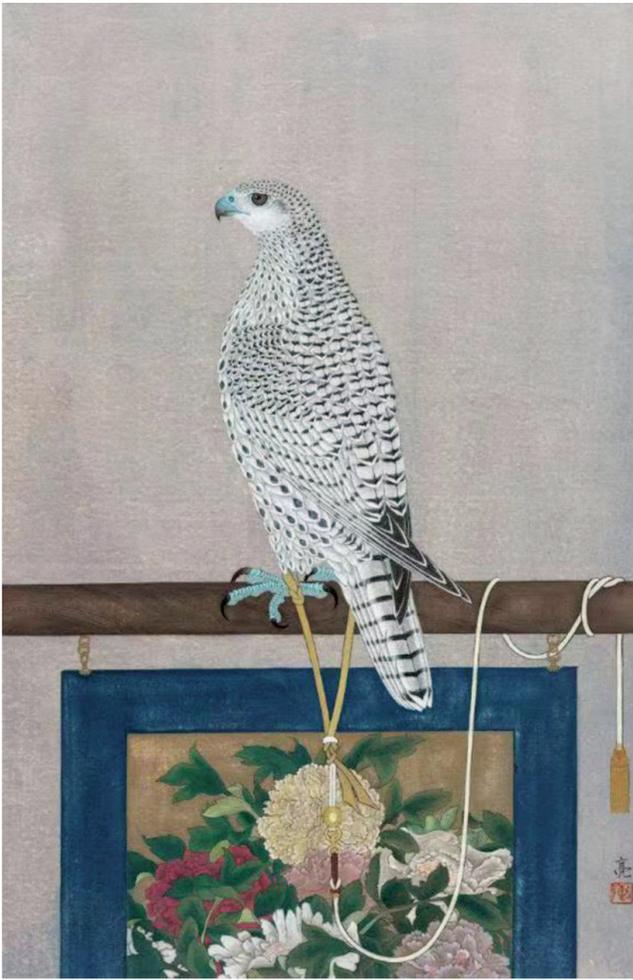
杨苡编成《雪泥集》出版后，致函范用，说“此书（《雪泥集》）全部

稿费寄文学馆，收据寄巴金。”这封信是杨苡写的，但可以推想杨苡事先与巴金有过沟通，这也是巴金一贯的立场。

黄裳的《银鱼集》，封面取自古代器物鱼形纹样。有书话作家指出，此“银鱼”就是专门吃书的蠹虫，设计者可能误解了“银鱼”的意思，才在封面上了“游鱼”。关于书衣设计，有人认为要围绕主题展开；也有人认为书衣只要显示与书内容相匹配的气质即可。《银鱼集》的封面设计，据黄裳与范用的通信，是黄裳认可的。黄裳还向范用提供过鱼形纹样：“寄上一本《河南出土空心砖拓片集》，其中第八十二条有三条鱼，颇古朴可喜，是否可加以利用。或制一满版作衬底，或作为上下镶边，各安排一长条，或仅用一条。”（《杂燕榭书札》）尽管范用后来在《书话集装帧——致秀州书局》中谈到“《银鱼集》的封面闹了笑话。黄裳先生把蛀食书页的蠹鱼赐以‘银鱼’美称，结果弄得此鱼落水……”其妙处恰恰在于看上去似“误笔”而让人产生游弋于海的联想，颇有重重意识重叠之感（这也是黄裳著述中因非文本原因受读者关注的一本书）。黄裳为这本书，有一函给范用，说：“《银鱼集》我想一共要八十本（包括赠书，能有毛边最好），请转告发行部一声。”黄裳要买的书也不少，还专门提到要毛边本，于此可见黄裳对书的趣味，毕竟是有品位的藏书家，眼光不一样。

《阿英文集》三联港版出版前，黄苗子替阿英家属给范用写信谈买书事。黄函称“他们家属谈到，阿英的稿费决定不要，他们希望书店能给点书。刚才算了一下，各方亲友，要送作纪念的大约有一百人以上，未知书店能给多少，可否请你征求一下书店意见。”这是用稿费换书的一例，书要得也多，但很明显其纪念意义远远大过文本本身。

2018年9月14日



猫咪外话

王 瑛

不记得什么时候，网上看到过一个在线调查，说国外某高校科研团队，有奖搜集关于“人们最讨厌什么声音”的数据。榜单出炉，令人惊诧。“呕吐声”战胜手指指甲划黑板声、牙医钻孔机声、婴儿啼哭声等等，一举夺魁。猫叫声亦列在册，与手机铃声、汽车喇叭声并列第12位。闲时翻看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书，里面有一句，“世界上最难听的声音，不出三种，鬼哭、狼嚎、猫号春。”鬼怎么哭？没听过。连夜秋雨，绵绵不绝中的狼嚎声，我倒真听过，呼啸且悠长，由远山深处席席而来，令人脚底窜出一股阴风，毛骨悚然。

每年春秋季节一到，喵星人开始嘶吼，叫声急促而凄厉，划破漫漫漆黑长空，使人彻夜难眠。我奶奶睡眠本就不好，干脆爬起来卷烟丝，说：“狗骚上锁，猫骚有火，狗撩猫，瞎捣倒。”这话十分不雅，但很能说明问题。

那天看见街头有人搞恶作剧，把两只正沉迷于“甜蜜事件”中的狗，用杠子一下挑起，那两只狗受到惊吓，在杠子两端拼命挣扎而不离不弃。猫在春天不停地叫，从早到晚大嚎，直至嘶吼。猫哪里真会有火？一时找不出更好的词来形容。有人夜回实在忍无可忍，抡起一根棍子出去追打。当然是自讨无趣，自己生了一肚子闷气。没过一会儿，喵星人再次开叫，声音高昂跌宕，分贝更甚。呜嗷嗷，呜嗷嗷。蹲踞于屋顶之上，隐藏在树丛深处，窗外远远看见两束幽蓝蓝光，忽闪忽闪。来呀来呀，打我打我啊！打不着，干气没法。

那天翻看老画册，丰子恺先生很喜欢猫。站在那里习字作画，一只小猫端

然卧于他的肩头，安安静静，目不转睛。冰心先生喜欢猫，午后坐在阳台读书，一只肥猫蹲坐于桌角，阳光下，眼睛眯成一条缝。偶尔抬头与先生侧脸对视，深情款款，好一只温情似水的猫。黑塞先生酷爱猫，养了好几只，花色各异，见过一张他与猫的合影，十分有趣——主人匍匐在地，盯着他的猫，笑眯眼跟在后面爬，那猫像不知从什么地方走出来，漫不经心地踱来踱去，头也不回，根本对主人懒得搭理。据说海明威无论游泳洗澡还是吃饭，一定带着他的猫，寸步不离。

记忆中，幼时我家住学校大院，奶奶养过三只猫。第一只叫“紫藤”，是学校一个老师送的，他家猫下了一窝猫仔。每到紫藤花开季节，父亲要大画特画。画老藤用一种笔，画紫藤花又是另外一种。父亲喜欢用大笔画很细很细的线，很小很小的叶片。那只小猫刚刚断奶，浑身毛色黑黄相间，四蹄雪白，静静蹲在边上，从头盯到尾。只要父亲提笔写字或作画，这小猫无论身处何地，立刻奔来，脚步还不稳，跌跌撞撞。我奶奶说，干脆就叫“紫藤”吧！隔壁邻居家也养了一只猫，名曰

“保皇”。特殊年代，因为“派系”不同，猫主人有天拉回两平车青砖红瓦，堆在我家院门前。一堵高墙很快砌起，墙头一圈玻璃砖，中间插了块木牌，上面猩红两个大字——“保皇”。虽有一墙相隔，但季节一到，“保皇”每天准时跳入小院，对“紫藤”死缠烂打，百般献媚。我奶奶把过冬后积攒的枯枝败叶仔细收拾收拾，沿院墙根种了一圈花花草草。很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紫藤”对“保皇”从来不屑一顾。

晚上天已黑尽，奶奶坐床头纳鞋底补袜子，我躺在边上迷迷糊糊。睡梦中，听见她小声地哼唱起来，“白天多想哥哥哎，墙头上上面爬，到夜黑里想哥哥哎，嘿呀怎么办，哎嘿呀呀，怎么办。”“紫藤”很快长大，一到季节，整整整整喵喵，呼号着穿墙过院，刷一下不见踪影。有天夜里，它跑出去去向不明，直到我们搬家都没回来。“紫藤”失踪后，父亲有天带回家一只波斯猫。多年后我看《金瓶梅》，里面有这么一句——“其毛之长，可以在里边藏一颗鸡蛋。”这只猫性情十分温顺，但有个怪癖，每天中午开饭，

它自己跳上厨房窗台，晒它的大葱里拉来拉去，挑两根最粗壮的，拖到饭桌下面，咔嚓咔嚓，大快朵颐。这家伙特别喜欢吃老葱皮跟大葱须。我奶奶手拍大腿来一句，“莫不是祖籍山东哩？”我们吃饭它吃葱，天天顿顿如此。吃完，洗脸洗脚，洗干净，凑到奶奶脚边蹭蹭，嗅一嗅，就地一倒，呼呼噜噜，念经。奶奶低头摸摸摸摸，笑了，“皮干叶烂心不死——冬天的大葱味！”这只猫来到我家时已四岁了，很好看，眼睛一蓝一绿，背光处仔细看，幽蓝，碧绿。这家伙是个地道的吃货，肚量简直惊人，没多久便已胖得不成型，近二十斤重。我奶奶非常满意，“比紫藤好养！”

养过的第三只猫是短毛，浑身灰蓝，极其懒，一天到晚吃了睡睡了吃，不叫不动。奶奶叫它“灰懒汉”。这家伙一天到晚躺着，基本不挪窝，一吃饱，端卧在窗前或床前，一脸傲然，任谁叫也不搭理。它是不是有什么病？后来才知道，这猫被抱回来以前，主人带去做过“去势”手术，脾气也一并闹去，整天除了晒太阳，就是吃吃睡睡，一味肥硕。只有听到奶奶叫“灰

我有一本《振飞曲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7月出版，墨绿色的封面衬着国画唐云先生的兰花，寥寥数笔绘出了“婀娜多姿碧叶长，风来难隐谷中香”的幽韵。兰花右侧唐先生洒脱玲珑地题了四个字，“振飞曲谱”。书是曲友小钱八、九年前赠我的，他说初识昆曲哪能没这一本装门面，何况是1982年的初版，稀有得很。那时候我将它奉为至宝，天天藏在背包内，稍有空闲便取出细细翻读、轻轻研唱，从来不舍得在书上写一个字做一个记号，所以至今除了封面微微磨损，内页依然干净得像唐先生的兰花。

曲谱开篇文字是俞平伯先生写的序文，据说这篇序文原先邀约的是叶圣陶，因其时叶老多病力不从心，平伯先生为叶圣陶代拟了一首《浣溪沙》，再由叶圣陶毛笔书写应老友之请：“鸣鹤相和后转妍，一丝紫萼几回旋。怀庭余韵快流传。以爱闻歌成凤好，还欢度曲有新编。南天星朗八旬年。”我的忘年交宋铁铮前辈前些日子刚过世，当年他还是个40岁的青年，经他与好友、王伯祥之子王蕴华商量，后转请俞平伯先生来写序。平伯先生谦虚，说自己“力不能任，而情不能却，只得勉为之”，却认真真大费了一番心思，与叶圣陶书信往还大半个月，对序文反复推敲斟酌的文字不知超过最终千字不到的定稿多少倍。有意思的是，待曲谱出版，老人家倒不称心起来了。

昆曲曲谱传统的记谱形式为工尺谱，以“上尺工凡六五”等代表了不同的音阶，俞振飞认为这种方式不利于昆曲的普及，遂将《振飞曲谱》译为简谱。曲社的老先生们认真教我识过几回工尺谱，他们唱一遍，我跟一遍，可愚钝的我始终浑浑沌沌、难以亲近，简谱则是从小学的，看得明白，着实得心应口。前些年买过一套《张充和手抄昆曲谱》，充和先生一手典雅的毛笔字书写的昆曲唱词，每个字的边上斜斜一行工尺谱，简直美得像曲中丽人，现在只当了法书藏本来摆设。虽说平伯先生在序文中对于曲谱的简谱化表示理解——为了易于青年学习，为了昆曲的前途，不过平伯先生毕竟是老昆曲人，早在1935年1月，他就就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昆曲业余团体“谷音社”；1956年8月成立了北京昆曲研习社，他与夫人许宝驯一人吟唱，一人司鼓，夫妇唱夫随大半个世纪，必定看惯了工尺谱，积习早已难改。所以对将曲谱简谱化，他心里似乎还是有些抵触的，曾向叶圣陶倾吐：“都译为简谱，得之亦不能按节而歌。”

《振飞曲谱序》中第二段有一句：“弦索调乃元曲之遗，用七音阶，至明中叶尚存，其后衰寝，亦以水磨调法奏之，而仍用二变声，南北曲遂合，称为昆腔昆曲，而磨调之名转微。”出版时编辑粗心将“亦以水磨调法奏之”中的“调”字遗漏了，一般读者或许并不注意，顶真的俞先生却非常不悦，他笑着对友人说：“这‘水磨法’，不成了水磨粉、水磨汤圆了吗？”还在信中跟老朋友叶圣陶申明：“‘曲谱’序文以周（周颖南）撰写本为正，其他则听之，亦不拟函知振飞。”

昆曲素有“水磨调”之称，缘由四百多年前曲圣魏良辅清柔宛转的歌声，似美人临风轻吟，如少年踏月低吟，时人叹为“水磨调”。俞平伯先生这样解释“水磨”的意义：“吴下红木作打磨家具，工序烦繁，最后以木贼草蘸水而磨之，故极其细致滑润，俗曰水磨工夫……”明代戏曲声律家沈宠绥有本曲学专著《度曲须知》，其中写道：“嘉隆间，有徽章魏良辅者，流寓娄东鹿城之间，生而审音，愤南曲之讹陋也，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提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句，功深容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

懒汉，懒汉灰灰”，它才有了一点点反应，眼睛里蓝光倏地一闪，又很快逝去。有时从桌子上跳下来，“喵”的一响，听得人心颤。灰懒汉看见父亲作画，喜欢在旁边盯着，肥嘟嘟一大坨，蹲在那儿一动不动。父亲画两笔问，“‘紫藤’绝尘而去，是不是托你来安慰一下全家？”只要看见父亲在画案前准备动笔，它立刻条件反射，胖胖的身体扭扭搭搭，伸懒腰，张嘴打个哈欠，四爪八稳踱过来，审时度势般转几圈，蹲下看。自始至终一个姿势。但只要父亲笔一停，它立刻起身，掉头便走，片刻不停。任凭奶奶不停地叫，“灰懒汉，懒汉灰，咪咪……”它已经跳上老窝，大睡特睡去也。

记忆中，父亲曾给我画过猫。八尺的宣纸对开，猫咪只只生动，像要从纸上一跃而下。父亲常常挥笔一蹴而就，先画一只“紫藤”，墨色底用一点点金色，快速勾笔，轻点。真好看。再画一只，黑灰一身，两眼金黄，让我想起《幽灵古堡》中的那只老猫。记得有年夏天，父亲刚画好一幅猫咪扇面，那只短毛灰猫忽然一跃，墨盒被打翻，扇面上立刻一团乌渍。奶奶来不及呵斥，罪魁祸早已踪迹全无。看着眼前团团乌墨，父亲眉头紧皱，想了想，提笔左右开弓，改画了一副“张飞脸谱”。

各种动物里，似乎独独猫这物种，属于“唯我享乐主义”。饱暖思淫欲。猫咪的叫声很可爱，呼呼噜噜噜噜，井然有序。我奶奶总说，“喵喵打呼噜，家家大不同。”

啥不同？嘿，偏不说了。

俞平伯的水磨调

唐吉慧

细……”“调用水磨”，看来“水磨”总还需要配个“调”字。这篇《振飞曲谱序》后来分别收入1983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和1997年11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俞平伯全集》第4卷中，皆有“调”字，偏偏《振飞曲谱》至今三十多年、历经数版还是俞先生口中的“水磨粉、水磨汤圆”。

不止于此，1983年黄裳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之邀为俞平伯先生编选一本《俞平伯散文》，其间黄裳将自己所选的篇目寄给俞先生定夺，俞先生1984年1月3日给黄裳寄去一封长信，信上说：“《振飞曲谱》手头无底本，古籍新刊本杂著内有之。弟意或可不选，以此篇全用文言，昆曲知之者少，而其书又不佳。如‘黎园’文字不全，简谱亦不适用，而絮叨勉强作者，表示赞成，亦曲笔也。闻字数已超过，删之似属无伤，然否？……”

同是这一封信，俞先生谈到他的另一篇文章《谈虎丘剑池》：“去岁十一月有小文付《浙江画报》，云将于二月刊出，底稿尚存，附博一笑，或未宜中选也。……”查《俞平伯全集》，此文如俞先生所述刊发在1985年2月的《浙江画报》上，而寄予黄裳先生的这篇底稿，我竟无意间从北京友人处买了回来。俞先生蓝色的钢笔字迹一如以往的清瘦入骨，端正平实地写在社科院的稿纸背面，落款时间是1983年11月1日，末尾绘一朵小小的图章“俞平伯”，印泥同是蓝色。文章写得长，俞先生自己也觉得似戛然而止，原打算加一段谈文中所引吴梅村《虎丘夜集》写剑池诗的文字，“以偷懒，怕噜嗦，惮‘商榷’之故”，就此搁笔了。

曾听说服丧期作书人有忌用红色印泥，而代之以蓝色的习俗。俞夫人病逝于1982年2月7日，平伯先生在《壬戌两月日记》的跋中流露了他的悲痛：“高龄久病事在定中，一朝永诀变生意外，余惊惶失措，欲哭无泪，形同木立。次晨即火葬，人去楼空，六十四年夫妻付之南柯一梦……”1983年1月16日，他给儿子润民的信中提到外孙韦泰寄来一本册页请他写些字，印章预备用那枚“腊八生日”：“此印只于岁终用之，今年用蓝色。”1983年11月7日，他在写给陈从周的信中说起蓝印泥是上海一位友人为他购买的，“即附钞纸尾。此种印色，拟用至来年二月，以后作为文房闲玩。”从1982年2月7日到1984年2月，可知平伯先生为夫人服丧两年，蓝色印泥无疑是溅泪的花、惊心的鸟，寄托着他对夫人难掩的哀思和无尽想念。

这本由黄裳编选的《俞平伯散文》在1985年5月面世，按平伯先生的意见，除去了《振飞曲谱序》，末尾一篇是《谈虎丘剑池》。

俞振飞的学生、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先生认为《振飞曲谱》的问世对昆曲的推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现在，无论是在我国的内地及香港、台湾等地区，还是在美国、日本等国家，《振飞曲谱》已几乎成了昆曲爱好者的‘珍本’，我想，俞老泉下有知，一定会喜笑颜开的。”其实无论工尺谱还是简谱，因为它们，昆曲至今得以口口相传、灯灯永续，这才是最为可贵的。而每每打开这本曲谱，读到这篇序，每每打开书柜见到这篇手稿上的蓝印章，时光仿佛瞬间倒流，老君堂一切无恙、悠扬的笛音、缠绵的水磨调在耳畔低徊不尽。

